列子

列子卷三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周穆王第三天地成器無所不包人生其間但保其有曾不知神爲形主無制於有聖人所以養其本愚者但知養其形約以爲生貪生而不識生之主形謝以爲死不知神識之長存迷者爲凡人悟者通聖智惑者多矣故先說悟者以辯之○案形約上脫末字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凡人之慮不過嗜欲[illegible][illegible]在利仁義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之身也窮理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者也推露○案當作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

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廚膳膻王之嬪御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案即六莖瑩莖古字通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之也○案之字衍文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耆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所重之心焉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既寤所坐

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案方言乾物也音費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移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肴未昲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往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案聖字誤或衍文也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蹔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爲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躭翫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樂臣妾也遠游之

者忘於近習者也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䮴○案張湛本作䮴釋文作䮴即古驊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𤅡○案釋文作犧音義穆天子傳所謂白犧之馬也主車則造父爲御裔冏○案即泰丙見淮南子一作參冏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案即渠搜國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

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擇翹駿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宮窮天地之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道以通神千載殺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爲登遐焉矣○案殺字書所無集韻有殺字音奇即古跂字於義難通

老成子○案老釋文作考一本作老成子著書十八篇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

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爲大幻易見者爲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死更何須學耳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案張湛本作故世莫傳焉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

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礙化被含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爲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悟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感以爲覺神所交者感以爲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一體之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

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爲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夫六情俱用人以爲實意識獨行人以爲虛者同呼爲幻夢行人以爲夢爲實者同呼爲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案此

注疑有脫誤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

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周之尹氏大治産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案昔與夕聲相近故釋文訓夕夕也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

唫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寛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

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夫以爲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爲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爲夢矣得鹿者又

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爲妄焉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屛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

年之疾一朝都除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胷中故坐忘之道失矣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

於大賢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爲慧體道保和者人以爲愚夫齊聲色忘水火者非俗人之所辯故以道爲迷罔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

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迷以嗤獨智翻以爲迷故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今欲使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棄趙字疑是趨字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

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惑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仍以爲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列子卷三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九葉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仲尼第四此篇言證無爲之道者方可無所不爲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證之本也學者徒知絶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〇案釋文作夾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

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爲治天下之法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去其法又無以爲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之所深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無所不爲矣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爲乎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子貢因詩書以爲智故爲言而失其所宗回重喻之乃悟爲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案一本無氏字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聖人應物而生濟時

用導羣有以示跡不顯真以化凡焉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封執而在於動用

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絶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真矣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干我者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也哉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

弗知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衆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真之聖人也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假立言而爲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爲聖者寄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爲至也故以疑似而遺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爲夫子誑之耳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

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賜能辯而不能訥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由能勇而不能怯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師能莊而不能同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易況不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之卷耳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

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爲辯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惕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案釋文字書作欺頫人面醜也頫片各切釋文作欺欺字寫誤當作期說文解字曰醜也頫廣韻各匹切與醜音相近通借字也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爲像人若今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案別本行字下有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本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志於是非耳

衍衍然求勝之氣耳子列子之徒駭○案釋文作駭與駭同之反舍咸有疑色疑其未忘勝負之心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辯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

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言知之爲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爲同故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案張湛本作之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翫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

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案釋文一本作不如觀古亂切下同諦眡也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爲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夫形无所適目無注視則物无不視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

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爲疾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形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也夫契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美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慮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七竅俱通者寧復以聖智之道爲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案執書疑是勢盡二字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至道常存不由外物者道之常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由生而亡不幸也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俗聞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變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爲常由死而生幸也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爲知生之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不役

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爲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爲道衆所安者衆爲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失眞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飛秦呼蚊爲蚋惠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聽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辨淄澠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粜余陵反上當有澠字注脫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辨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反其常執則階

於至道矣故曰視秋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矣戾工輸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學矜是非之名以爲富記糟粕之跡以爲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修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爲而欲弄於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癢字○案今張湛本無此文）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案釋文云本作籍側戟切牢牲牢也藉圈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

周禮鱉人以時籍魚鱉龜蜃又國語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柵今莊子本作牢筴籍字各家互異脩記於此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

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衆人之所爲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爲者斯乃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也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輿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爲

生者先養其神神全則无爲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案道字張湛本作家釋文云一本作道於義不長觀盧注亦作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爲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趣味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爲筋力耳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

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團俱爲人名聲相近者也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案釋文本作映目瞬也下同映且洽切矢墜地而麈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

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鈞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眶不睫者矢勢至睫
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聞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堋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聞注
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
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
心心之動者爲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有指不至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
有物不盡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有
影不移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髮引千鈞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
折軸積而不輕也白馬非馬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色也孤犢未嘗有
母謂之孤犢安得有母也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
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

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鳴○案當作於馬張湛本作之鳴釋文云一本作於馬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失理而忽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案張湛本有問大夫三字大

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夫責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兼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爲尊去之不以爲則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夫能无私也禪大位而不怯受大位而不辭也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夫至極者神也微妙元通深不可極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已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遺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欲得善爲此道者隳支體黜聽明虛其心而養其神

則自然而自證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无心而合道自近於道非道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近也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爲者此乃真知真能也而亡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爲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爲復何能自爲情哉感者變性以爲情習者變情以爲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案不性其情二語乃易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夫无爲者而无不爲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

去情無爲非至理者也

列子卷四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逵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列子卷五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湯問第五

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注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生以通其情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案注生之注字疑誤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後世必以今日爲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爲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

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徧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豳之內則是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

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〇案古鍊字淮南亦作練五色石以補其闕張湛此注當矣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亂常敗德則爲折天柱絕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也至

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字○案釋文作犯云一本作範圍一本作周旋字犯範古字通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眼耳鼻舌身爲五根隨波流不得暫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染著而不得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處還源養神歸道者也仙聖毒之訴之於

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有安矣五塵以對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之道也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喻俗中之耆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爲鈎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而用之也○案矜夸以下注文疑有脫誤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俗心所溺唯聲色爲重君子小人困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

喻之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帝憑○案釋文作馮音憤馮憤聲相近張湛注憑大也怒侵減
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
國人猶數十○案釋文作千文丈大聖恐夫嗜慾之爲害也乃立法以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
國漸小然神農雖治猶數十丈焉者盖人不能減之但減削而已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案山海經作請
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
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
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
知上極神仙下及蠓蠛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也終○案莊子作窮釋文一本無髮字髮北

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䚢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苟有形聲之類也則積壤成山聚蚊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

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使〇案別本無使字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〇案釋文皆至已字爲句一本云情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所變皆若是也復何以辯之哉大形形尸剛反〇案張湛注云形當作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懲戒也創也草政也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〇案淮南

作阜之丘如大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案釋文一本作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案釋文一本作蟻蛾古蟻字氏二

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此一章興也俗安所習而隨於衆衆所共者則為是焉雖嗜慾所纏從生至死生既流蕩無已則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咸以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凝之可忘至平之理暢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人一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真若將恃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跡及其契真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喪生以見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真之契也工隴所以平也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

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所能通哉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元默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烏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元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烏獸羣動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陟者形器之礙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

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山中喻心水爲慧用盖神所瀵出者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無○案張湛本作亡釋文音無不悉徧通乎四支偏乎百體以周形器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矜誇含陰含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衣不食哀老所不逐夭壽所不拘上士勤之則至其國矣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

色脂澤香氣經句乃歇人以氣爲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故云不輟飲食真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慮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㦣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地故云乃復焉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

曰此固非朙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隱朋之言奚顧隱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夷吾云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南國之人被○案釋文作祝一本作被恐誤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案墨子作輆沐太平廣記引作輆沐新論作軫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案墨子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案釋文作談去聲一本作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案釋文本作冎墨子作朽太平廣記引墨子作剮其肉而棄之

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案釋文作柴柴通作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夫衆是則爲當衆習則爲常故至當至常人所不辯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理哉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案釋文作愴愴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獨善者養道以全真兼濟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退非利生一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不知也世人但以一問無不知爲多聖人以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爭也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人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居光內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何益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絕絕者不均均則不絕世人以爲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荆蓧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

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鈎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爲我所制也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天下者亦由兹道焉）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真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爲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爲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鄗巴

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案釋文一本作住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畫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案釋文作无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神矣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

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先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成性所行動然而應陰陽之數四時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況風雨寒燠之氣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四時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

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案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案張湛本作放娥之遺聲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瓠巴以下乃從聲通焉○案六字當作五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

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爲識心所傳善於聽者謦咳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安可不辯耶○案識心當作心識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案張湛注薦當作進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越○案釋文一本作翼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頷○案張湛本作頷殷釋文搖頭也許氏說文解字頷面黃也頷低頭也春秋傳曰迎于門頷之而已作頷

非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穆王始悅而歎○案釋文一本作姑歎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槩牽挺張湛注機躡也故曰以目承躡必○槩張湛

本作亞次也釋文一本作必非學視而後可此用不瞬以爲視也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閒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爲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扞之不差審之至也於是二子

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治之子必先爲裘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治之具也老子以爲槖籥今之鞴袋也彼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鞴非弓治而弓治必資之也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

土則不能履之者心不定也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若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

地也言其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則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騶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夫以私嫌而殺傷嗜慾而夭物者皆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案一本作佗釋文云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

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爲功非至精者也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

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閒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物來丹遂執劒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案釋文一本作牊指取物也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

何以其不傷於萬物者也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案釋文作皜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巳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繕非紵非麻用火鼠毛布名與中國等與此復何足爲怪也果於自信不逹矣

夫

列子卷五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逵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六葉